

“丁云川”这个名字，在杭州几乎家喻户晓，被人称为“古都文化守望者”。

一块汉砖激发寻古兴趣

在杭州中山中路名城房产集团办公室里，我们访问了丁云川。他说：“我生长在杭州，自小就对历史文物有兴趣，读小学时，一天，父亲花了6元钱买回来一块砖头。我想，这块石头，就是丢在路边，也不一定会有人弯腰去捡。可他竟花了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工的1/3月薪买来，值吗？”丁云川接着说道：父亲捧着那块砖石，细细端详，指着上面弯弯曲曲的纹说：“这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这可是一块汉砖啊！”

丁云川感慨道：“自此，我就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兴趣，那时杭州图书馆设在惠兴路青年会后面的见仁里，我跑到图书馆中去查资料，诸如《西湖志》、《西湖游览志》等，从这些古籍中，我仿佛看到了古代西湖文化浩如烟海的知识。我常常捉摸，书中提到的那些地点，那些人物，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场所，以及他们身后的去所，现在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还在吗？”

古墓竟谁氏？

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丁云川到北山路去游玩，见到路边，有一个古坟做得很别致，碑上刻着：“宋诗人孙花翁之墓”几个字。出于好奇心，他钻到图书馆，查了相关资料。原来，孙花翁，名孙惟信（1179—1243），北宋人，后辞官隐居西湖，因爱好种花植草，自号“花翁”，他的诗词见诸于《全宋词》这本书里。孙花翁过世后，坟墓长期湮没。到清光绪年间，为杭州人丁松生发现，重建。建成后，文人俞樾撰写碑序，其中有“古墓竟谁氏？坟前石几留；何年铸顽铁？辄此土馒头”之句。自此，丁云川开始关注杭州名人古墓。

寻找沈括墓

说到寻找宋代科学家沈括墓的经历，丁云川告诉我们：2000年的一天，我在《古今谈》杂志中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沈括一生的成就，提到沈括坟墓在余杭县安溪镇的太平山上。

于是，我跑到了安溪，果真找到了太平山。那里有一堵围墙挡住上山的路，是所精神病院。附近有几尊石俑还站着，我上前察看，头部已经被人敲碎了。是被几个精神病患者砸掉的。不过，我在旁边找到了一块小石碑，上书：余杭县文保点沈括墓。

此时，正好一位农民路过，我问他：“沈括墓的确切地点在什么地方？”农民笑道：“你找到我，算找对人。我父亲叫陈荣毛，就是发现沈括墓的人，我带你去见他。”

我跟着这位农民到了他家，其父亲当年已经78岁了，不过，说起沈括墓仍然头头是道。他说：“1978年前后，县文保小组来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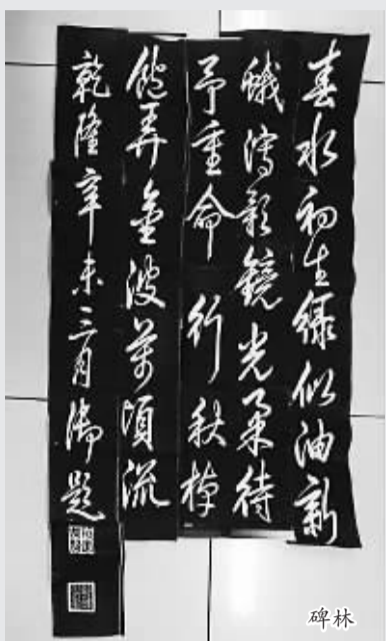


苏小小墓

心香一瓣慰先魂

——丁云川寻找西湖名人墓的故事

龚玉和



碑林



西湖古亭



丁云川在研究墓碑

沈括墓，可是，找遍全山也没有寻到。不过，临走时，对我这个当时的大队书记留下了一句话，如果有人发现沈括墓，立即向县里报告。”

果然，有一次村民在开山时挖到了一个巨大的墓碑头，石块非常坚硬，怎么也挖不下去，于是，我们向县文保小组作了汇报。不久，县

里派人来继续挖掘，终于发现了沈括墓地。

丁云川寻访沈括墓地后，回来向《杭州日报》记者谈起此事，并与记者一起又到了太平山。《寻找沈括墓》报道后，引起有关部门关注。也有人要将沈括墓移到东明山去。丁云川坚决地说：“不行，必须要在原地原位，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否则，就不是沈括墓了。”

西湖文化名人墓

修复沈括墓消息发表后，有位姓裘的人找到丁云川说：西湖孤山上有许多名人墓家，湖边也有一些坟墓，可在1964年的一次“清理西湖墓群”时，全部迁移到了鸡笼山的马坡岭。

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许多老杭州也未必说得清楚。丁云川查找有关资料，发现这些被迁坟墓中有许多历史名人，诸如：诗僧苏曼殊；清末创设求是书院的林启；惠兴中学的创办人惠兴女士，冒着生命为秋瑾筑墓的同盟会成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还有南社诗人林寒碧先生等。

于是，丁云川与裘先生一起到了马坡岭，寻找当年迁移的那些墓家。1964年的那次迁坟中，由于当时的草草埋葬，许多坟墓并没留下任何记号。而且，多数墓碑毁于“文革”，一眼望去，他们的墓地几乎与散落在荒山野岭的无主坟墓没有什么区别。

丁云川站在鸡笼山上，只能见到许多隐隐约约的小土堆，完全对不上号。接下来，丁云川只能另辟蹊径。他说：“我们只好去村里寻访仍健在的当事人，请他们一个一个地去辨认，可是，坟墓已经完全湮没，无法确认每位先辈的确切墓冢了。最后，大家提议统一修成：西湖文化名人墓。”

杭州园林文化局委托丁云川寻找这些西湖墓家主人的照片并写出生平事迹，虽然有些人的事迹可以从图书馆中查到相关资料，可资料中只有文字记录，根本找不到相片。

丁云川说：“恰巧，有一次，我在杭州图书馆的馆藏书籍中，看到了有位南社后人写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文中虽然也没她父亲的相片，可是，从文章中，我发现了她的姓名和地址。我高兴极了，马上去找她。她住在上海，已经90岁了。当我告诉她，她父亲的坟墓已经有了下落。老人听了，不由老泪纵横，找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父亲照片，此举也充实了西湖文化名人的馆藏。”

西湖文化名人墓地纪念碑终于落成了。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台湾中央研究院马上邀请丁云川参加浙江省哲学研究会，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丁云川介绍了寻找西湖文化名人坟墓的故事。

丁云川谈到此次台湾之行意犹未尽：“许多台湾学者听了我的演讲，非常激动，握着我的手，说道，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去，亲眼看一下，仰慕已久的文化先人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的安息之地。”



王莽岭日出

王莽岭上观日出

周华军

按以往经验，看日出的最佳处一般都在名胜地，诸如泰山日观峰、黄山始信峰、峨眉金顶，而我们来到山西省陵川县的王莽岭时，当地人告诉我们，这里的日出另有一番味道，从苍苍茫茫的太行峰峦丛中冉冉升起的日出，是一种大气象。

凌晨4时，我们跟着人流，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赶到了观日台，静等着太阳跃出、普照大地的那一刻。

四周的大山影影绰绰，在我们的身侧向外延展，看不出多少起伏，就像一块生硬的黑铁那略显粗糙的平面。黑色继续向远处延伸，不甚分明的，却又渐渐转成了蓝黑色，那分明就是黎明前的天空了。几颗孤星挂在遥远的地方，无所依附地亮着寒光。而在大山的黑影里，居然也有寥寥的灯光，虽然微弱，但看上去让人充满希望，并感受到温温的暖意。

慢慢地，天色有些明亮起来，一丝红霞出现，并渐渐加深，一抹，周边的天色也似乎被熏染，在众人的窃窃私语和无限期待中逐渐拉伸，并不露声色地将周围的山形勾勒了出来。在那一刻，我无法描述我所看到的色彩变幻，同样是红色，却呈现那么多层次，让我本就贫乏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力显得更加苍白而失语。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寻找角度，将次第展开的、次第明亮的太行群峰收入我的镜头。山里的时间是无法准确把握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到前边一声惊喜的呼喊，看去，一抹红霞已长成了一条红飘带，山下的灯光已若隐若现，而山体却露出了峥嵘。

快了，快了！红日似乎被紧紧地困在云霞之下，它正在努力摆脱这最后的束缚，挣扎在红与黑的边缘。而人心是向往光明的，在太阳仍在纠结的时刻，多么希望第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我们身上啊！心，慢慢提起，而太阳，迎合着我们的心情，从红飘带背后顽

强地露出了最初的光芒，并在探头之前，先无声地撕开了一个豁口。引颈祈盼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太阳最顶端那鲜红的轮廓便迅速地一蹿，开始了从容不迫且脚步坚定的跳动，引发了游人一阵情不自禁的欢呼。在这欢呼声中，快门的声音不断响起，似乎是太阳脚步行走的节拍。

不经意间，一轮圆日，柔和的，温润的，刚刚破壳重生的，便将群山笼罩在一片崭新的希望和生命之中。而人群，如潮水般，随着太阳的款款走近，迅速退却，消失在王莽岭的各角落。

王莽岭得名于刘秀和王莽的故事。王莽篡汉，刘秀举事，两兵交接，这里曾是古战场，就流传下来不少传说。所谓成者英雄败者寇，历史向来就是统治者的遮盖布。此处不叫刘秀岭而叫王莽岭，似乎另有深意，我却无法参透。但我倒一直认为王莽是一个超前的社会制度改革先驱，他的“王莽新政”其实有很多是相当有预见性的，只是在2000年前，他只能头破血流，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注定以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写进历史。

太阳越来越高了。我们穿行在栈道上，四周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到处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峰参差错落；远处的山却显得柔软，山间的云雾还未全部消散，便虚实亦真亦幻，如浓浓淡淡的水墨泼洒在宣纸上，似乎山也在流动了。天空碧蓝高远，我们不敢细看，否则脚下的路就有危险。身边的松树一直陪伴着我们，也是随形就势，生长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人们争颂黄山松，黄山松当然很美，但并不代表王莽岭的松树就无可取之处，这里的悬崖峭壁给松树带来了毫不掩饰的青春，带来了顽强健康的生命，也带来了仪态万千的变化。而从松间望出去，不尽山头带来的是更富想象力的美景切片。

南涧茶好惹人游

适志宏 杨训波文 / 图

“无量山高，南涧茶好。”地处云南无量山中段的南涧彝族自治县自古就有“茶叶之乡”的美誉，但境内公郎镇的罗伯克茶场万亩茶园却是近50年种出的。

80岁高龄的罗伯克茶场场长李正林回忆说，在他30岁时，还没见过大片的茶园，那时，罗伯克村还是荒山。一天，县委书记来到村里调研，告诉李正林，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茶叶，办个茶场，生活就会好起来。

李正林相信领导的话，开始自己的茶道人生，这一干就是49年。

1964年，李正林与彝族同胞一起扛起了锄头，开挖了275亩地，种下了一排排茶树，建起了罗伯克茶场。1981年，李正林毅然承包了茶场，实行按工分定收入、定分配的绩效工资制度。在茶园里种了许多水冬瓜树和梨树，既可以遮阴保水保肥，还可以增加茶叶氨基酸含量，收获的罗伯克绿茶，因茶素紧结、油润滑亮、汤色翠绿、清香持久、滋味回甘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先后被评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名优产品“金花奖”，首届中国昆交会指定为展销产品，还被评为“云南名茶”，先后通过国家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市场准入QS认证，从此名扬四方，“罗伯克”

成为了当地彝族村民的骄傲。2012年“罗伯克”商标荣获云南省著名商标荣誉称号，打破了南涧绿茶行业品牌商标零的记录。

经过50年的发展，罗伯克茶场目前已形成了1000多亩的生态、高产、优质、高效茶园，形成了一个集生产、加工、流通一条龙的茶叶生产辐射圈。依托罗伯克茶厂，农民种茶的收入逐年提高，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罗伯克茶园与周边的茶山构成了美丽的万亩茶山。

“明年我要请一位设计师来，做个设计，在茶园合适的地点，栽上5000棵樱花，用特色旅游来推动茶场发展。”李正林告诉我们，今年春节，来了第三批游客，下关人、昆明人算是近的了，最远的是德国游客。李正林说，面对这些慕名而来的旅行者，他感到对不住他们，茶场除了大片大片茶园外，再没什么可以给游客们欣赏了。所以他还要在特色旅游上大做文章，让游客慕名而来尽兴而归。

目前，以茶为主题的特色旅游已引起南涧彝族自治县的高度重视，品南涧茶叶、看南涧茶园的生态旅游正风生水起，许多游客在这里感受到了“雾锁茶山，云开万壑，茶香浓郁”的神奇魅力。



彝族姑娘在罗伯克茶场采茶

帘青斋中翰墨香

吴春富



孔城老街店铺

安徽桐城孔城老街，中街杆秤店的斜对面，有一家“写字”的店，店名叫“帘青斋”，极雅致。

帘青斋是专门“写字”的。店主是一位老先生，带眼镜，很精神。与对面杆秤店主整天打坐，闷头不响的神态截然不同，这位老先生喜欢站着，且非常健谈。

店内满壁都是书法作品，有行有草，遒劲有力，透视出老先生深厚的笔力。正墙壁上挂着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原来店名出于此诗。

老先生生于书香门第，祖辈都是读书人。本人也读过不少书，对诗词书画都非常喜爱，尤其喜作诗书法，而作诗尤善作藏头诗，你随便给他几字，几分钟之内，一

首格调高雅、合拍押韵的藏头诗会变戏法般展现于你的面前，让你不得不佩服他肚中的墨水。

一日电视台到帘青斋采访，主持人拉住一个叫“根苗”的小伙子，让其配合。老先生问根苗做什么生意？小伙子说：“做电器生意。”老人即以根苗电器为首字，分秒钟之内即兴作出了一首让小伙满意，也让众人称颂的藏头诗。诗是：“根深叶茂日，苗壮有其因，电雷多不惧，器成永副名。”老先生作完，字斟句酌了一下，递给小伙，然后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念给小伙听，边念边解释，其中副字的含义，老先生还特地作了说明，“副”就是“符”、“符合”的意思，说得小伙直乐。

小伙来了情致，当即请老先生写成书法。只见先生铺开宣纸，洋洋洒洒泼墨起来。墨干后小伙小心卷起，言回去托人装裱，精心收藏。众人意想不到的，老先生不曾开口，小伙却从袋中掏出一叠钱来，抽出两张，快捷地递给老先生，老先生说这次特殊，坚辞不要。

老先生今年70挂边，儿子在市里开旅行社，很孝顺。老先生不愁吃穿，古稀之年，还在开铺卖字，图的不是金钱，是一种乐趣，为的是文化的传扬。帘青店里逛了一趟，众人感觉，浑身沾满了墨香。

孤悬太湖的三山岛，过去以农业为主，村民收入低，是名副其实的贫困村。10年前，三山岛开始开发旅游项目，迄今旅游业已成为三山村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山岛，地属苏州市吴中区。据吴中区区长金浩介绍，该区近年来深挖山水潜力和吴地文化内涵。着眼于文化与旅游互动融合发展，打造苏州版图上的“第一旅游强区”。切实保护好太湖的山水，传承好吴地文化，努力实现“生态、文化、旅游”的和谐共生。加快推进吴中由旅游资源集聚区向产业高端区迈进，努力实现农旅互动、工旅互通、体旅互进、文旅互融、商旅互赢，加快构筑“大而全”、“优而精”的旅游产业体系。

漫步吴中，到处都是美景。这里拥有太湖72峰中的58峰和180余公里的美丽岸线，1个国家5A级景区，6个国家4A级景区，6个太湖风景名胜，区内现有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中打造华人度假村

尹婕 田伦

吴中区旅游局局长程飞介绍，该区不仅大力完善交通体系，增加旅游设施，还用嫩绿的小草覆盖起公路沿线裸露的山体，投入12亿元将135公里供电、通信、有线电视线路转移至地下，美化乡村面貌。2012年，吴中区累计接待中外游客185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20亿元，旅游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发展说明会上，吴中区签订了115亿元投资合同，其中，仅北京吴裕泰就与吴中区签订了500万元碧螺春销售合同。

伴随着苏州市吴中太湖旅游区成功创建成国家5A级景区，把吴中区建设成“全球华人度假村、长三角后花园”的宏图正徐徐展开。